

# 戴琪和傅洋商量了一晚上,决定给清月一万元



黄梵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陈小楠父亲病逝,母亲清月独力撑着贫寒之家。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这个屈辱的过程,牵引出一段隐秘、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反抗,叛逆,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消耗着清月的母爱。

## [上期回顾]

清月到了表姐家,表姐夫热情洋溢,表姐倒很冷淡。仔细思考了好长时间后,清月决定把父亲的信交给表姐夫。第二天一大早,清月就赶去买菜。菜买回来后,表姐随意的几句话,就让清月一腔的热情都打水漂了。

## 烦恼人生

### 戴琪开始向清月诉苦

清月是第一次坐这种豪华商务车,她坐在宽敞的后座上手足无措,同时感到有股醇醇的温馨在车里弥漫。傅洋把这辆丰田牌商务车开到人群里,清月差点“啊”的一声叫出来。转眼间,傅洋开车的冒失产生了效果,堆积如山的人头蟑螂似的给他闪了一条道。老远就能嗅到百货店里的皮革气味,傅洋还没合拢衣襟走到门口,清月就把他拦住了。起初傅洋不把清月的阻拦当回事,一团要给她买这买那的火焰正在心里熊熊燃烧。可是她推他离开店门的臂力是如此憨实,分明不是做样子给他看的。等到他俩推搡得汗流浹背,他只好耸耸肩,重新上车带她去林木幽深的崂山脚下转一转。

车子沿着古城墙外侧的公路跑了一阵,上空都是蠕动的梧桐或松树,通过树叶筛落下来的阳光,已经失去针刺般的毒辣。最后车子停在一棵大香樟树下,前面是地势徐升的坡地。她平时没有随意闲走的风致,临到这个行人都绝迹的风景处,才感到过去的生活有多单调。当一棵大柳树驼背弯腰地出现在眼前,她感到那些沉甸甸的柳条分明像垂挂在她的脖子上。望着它,她顿时沉默了,唯有心浪在胸中激荡不已。

他俩沿林间石路又走了一程,一股暖暖的勇气便涌上清月的心头。她把信掏出来递给傅洋时,表情窘迫,嘴上依旧只字未作解释。她注意到傅洋看信时,有种大难临头的神情,他把眼皮耷拉片刻,然后拼命舔着嘴唇:“哦……是,是这事。”清月的脸颊顿时飞起两片红

晕,然后结结巴巴地说:“因为……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们。”傅洋强作镇定,他越过手上的信望着地上的一群蚂蚁。“你也别急,难得来一趟,你先玩一玩。有些情况可能亲戚们有误解,这两天我们也帮你想办法。”傅洋的回答十分及时,他的话暂时刹住了清月兔子般飞奔的期待。她微微一笑,点点头,然后叹了一口气。她当然听懂了傅洋的话,也许她的想法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到天擦黑的时候,这一天的晚餐又结束了。清月发现不太说话的戴琪,突然有了激流般说话的热情。她把清月叫到自己的卧室里,让清月留意她脸上的病象。照她的说法,她卵巢的疑难杂症在妇科是出了名的,很难说它今后的发展。说到疑心处,她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接着她开始埋怨傅洋死要面子,靠银行的按揭贷款才买了房和车。还有一件事成了她的远虑:“别看他红光满面,他的血压高着呢,这好比血管上成天架着一把刀子,说不定哪天就犯脑溢血。”她抱怨傅洋自己对此很漠然,一喝起酒来像要把自己祭献给阎王似的。“你来得正好,别人的话比我的话管用,你帮我劝劝他吧。”接下来她把清月说成健康之神,说有了这副好身板,晚年不知要少花多少医疗费。她说不用神机妙算,就知道自己和傅洋的未来一定很悲惨。“你也看到了吧,现在生意还行,儿女们就一窝蜂来要点钱,要想存钱给自己留条后路,别提有多难。等到老少爷们真病倒的那一天,你看着吧,到那时这些儿女全是白眼狼。”

戴琪的话不禁使清月深受

感染,她的脸跟戴琪一起蒙上一层阴云。

### 高考结束后,我们这些差生处境都很惨

世上确实有这等怪事。高考前母亲说再多的操心话,我也懒得去想前途啦工作啦等那些事。等到见到高考分数,心境便不像平时那般珠圆玉润了,突然间有了火烧眉毛的感觉。平时露着笑脸的太阳,从此像发了霉的黄饼悬在天上。

母亲表面上为此事火气只对我怒过一次,但叫人感到她用平淡的语气遮盖了更多的失望。原以为那些焦人的前途离我还远呢,没想到差生们纷纷找工作的情形大大吓了我。马林找了家本小利薄的面馆做帮工,没了从前能把拳头举得高高的骄傲。干了没几天,他立刻懂了什么是好劳。据说他把认错的词在肚里翻滚了好几天,后来带着令人称道的谦恭主动找了他父亲。他破例第一次的认错,叫他父亲喜不自禁,心一宽结果哭了一场。差不多托了六七个熟人,花了六七千元的送礼费,他父亲总算把他塞进技校学美发。

高考一完,我们这些差生都只剩下了空架子,对前程的担忧都郑重其事表露在了脸上,不管家里是不是赞成,都盼着父母安排学门手艺。早上看着一个个穿得干净利落的上班族,心里没有不生出羡慕的。惟独宋池不稀罕学什么手艺,不管这个圈子的风尚发生多大变化,他依旧像块石头疙瘩什么也不在乎。傅洋自得的工艺不过是打架。说来也怪,以前逢着打架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他瘦弱的条件明摆在那里。可是

毕业以后,他居然在一些中学生中打出了名,常有在校生拿钱雇他修理同学,报酬从一次一两百元涨到了三四百元。在校内谈起他就像谈起在校园出没的一只老虎。他神气归神气,但老同学都看出他不可能噤声啪啪地打上一辈子。

一开始,我不知道母亲存着怎样的心思,她第一次装扮着身架去了外地。于是我的心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占满了。以前总感到母亲像是困住我的一道道栅栏,只要在她眼皮底下,我就难有自由之地。自从她嘴里冒出将堡那个地名,我的感觉就完全变了。一想到母亲情绪坏到要去将堡,我便巴望母亲能天天守在我身边。

### 傅洋给了清月一个装着钱的信封

傅洋和戴琪为清月的事又商量了一晚上。特别当知道清月的丈夫已经病逝,戴琪唉声叹气了好一会,最后声音变得很衰弱:“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哪家没有难念的经啊。”这时清月在客厅里睡得很香,倾听了戴琪的话,她感到惭愧又不好意思。睡觉前她把自己的行囊清理了一遍,然后像安慰儿子那样,在心里对自己说,睡吧,睡吧,天塌下来也要顶一顶啊。她发现借钱的事一旦捅破,她心里反倒踏实了。倒是傅洋和戴琪一直在琢磨那封借钱的信,不知在心上碾了多少遍。当月牙爬到高窗的窗框上,傅洋和戴琪在窸窣作响的被子达成了意见。傅洋叹着气翻了个身说:给她一万元吧,也别让她还了,省得两家在金钱上来来往

往扯不清。戴琪咳了一声,僵然不动地回答:“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又是一个清晨。不等傅洋起床,清月又去农贸市场买菜。这回她添了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把傅洋忌口的菜统统滤掉了。她拎着大包小包蹒跚回来时,傅洋在门口嘟囔着责怪她:“唉,你叫我怎么办哪,你都快成我们家保姆了。”清月不慌不忙地把菜在地上放整齐,才眯起眼说:“平时干惯了,闲着也难受。”她朝客厅撇了一眼,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有昆曲的唱腔声从组合音响里传出来。天闷得厉害,家人趁太阳还没钻出云层,都早早上班去了。

当傅洋明白清月准备辞行,他有些内疚地把眉头皱到一起。他转身到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万元现金。封面上写的阿拉伯数字,简直像卡车在脏路上掀起的一串尘土。是啊,傅洋内疚的表情逃不过清月睿智的眼睛。

“只能支援你这么多,希望能理解。”

“我明白,谢谢了!”

“不过,这钱不用还,我跟你表姐商量过了。”

“不行,哪有借钱不还的,这钱我是一定要还的。”

清月说她不好意思打搅了他们好几天,作为她敬重的表姐夫,她担心傅洋日益发胖的身体。说自从丈夫死了以后,她才意识到健康活着该有多好。以前看到被人踩得乱糟糟的蚁巢,她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现在看到蚁群被人踩死,她觉得简直是作孽。这些小生灵跟人一样,成天在干重活,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 男人的玩具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贵



王小柔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以“段子”知名的津门女作家王小柔,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用她的段子涂写我们鸡零狗碎的日子。向来以损时尚贬流俗为乐的王小柔,这次也没放过幽默潮流一默的机会,在篇章语里,又小小讥讽了一下白领喜欢用星座测字算命,还对眼下的经济危机给予“严重”关注,高呼“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我们坚决要做省油的灯”,并对大学生就业难表示“深切同情”。

## [上期回顾]

冯冬笋是我认识的最会过日子的男人,他最大的爱好是存钱。一群人出去吃饭,他永远冷静地等着别人掏钱,还拽一把桌子上没用过的餐巾纸走。相亲时一个劲儿地跟女方哭穷,连公交车钱也不给女方掏。但他认为自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姑娘不要他是只认金子不认人。

## 生活杂谈

### 中年男人

阿勇年轻的时候一直很帅,对他的仰慕已经不是一两天了,那会儿他身边到处是修长的姑娘、伶俐的姑娘、可疑的姑娘和死缠烂打的姑娘,而且他看见毛衣就满口“平针”、“桂花针”的术语常把我们唬得很自卑。当他有一天突然站在我面前问:你晚上有时间吗?我觉得那一瞬间我的眼睛都蒙了。他带我去了当时学校最浪漫的一个学生食堂,点了菜也不吃,一直用一次性筷子划塑料桌布,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后来他终于开口了:“这几天我总想找你。”他的眼珠子在单眼皮里面盯着我,在微暗的灯光下流露着殷切的期盼。“你说吧。”我低着头,心跳剧烈,面红耳赤。“我想问你,你们宿舍赵文雯有男朋友吗?我是没有,你能帮我搭个桥吗?要是她挺傲的。”我觉得自己正从悬崖上飞身而出。

这次十年前的对话,最终成就了一场婚姻。如今那两口子住在我家对门,阿勇过了三十岁一身的中年相,不但得了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整个人像个大肚子蝥蛄,却连蹦都蹦不起来,你要让他蹲地上修个什么东西简直就是给他上刑,多余的大油快把皮撑爆了,所以他们的体力活和技巧活根本轮不上他。我真庆幸他压根没看上我,而且一想起十年前的那一幕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子——当初品位怎么那么低呢!

阿勇一天到晚跟电脑呆在一起,即使下班回到家,也还是坐在电脑前面。其实他的工作跟电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

就要做出一副现代人的样子。阿勇特别看不起我这种能把停在门口开往家乐福、沃尔玛、易初莲花等超市的免费购物车发动车点记得滚瓜烂熟的人,他一听我跟他老婆说哪个地方的米便宜就在一边说风凉话。

阿勇总想把自己从小市民堆儿里择出来,他说他已经很久没用过真的纸牌来玩游戏;他跟很多朋友失去联系赖他们没有MSN;在家打电话永远记不住,非要拿号码再加拨“0”接通外线;就算找我们家借把改锥,他也要发封电子邮件,因为他觉得打电话或者去敲门都太麻烦;如果有幸看他使用一次微波炉,没准能发现他像科学家一样在面板上输入密码。阿勇这些古怪的行为让我和他老婆一致认为这个男人已经提前进入更年期。

我发现女人三十岁以后会经受一系列复杂的情感、心理、生理等变化,受病程度因人而异。阿勇这类的男人却会用一系列行动维持自己的平衡状态,他会买高档运动器械、样式前卫的服装,往自己身上喷香水,成天购物花钱。女人喜欢布绒玩具,但兴趣随年龄增长会减弱,男人则不。他们的玩具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贵、越来越不实用,他们常有的玩具是背投电视、发烧音响、汽车、商务手机、复杂榨汁器、食物搅拌机等一系列需要复杂工序启动的东西。阿勇最近迷上了自助游,当然,他的迷恋表现在大量购买《野外生存手册》这样的书,不久即能区分画面上的黑莓与黑鼠,对如何用声光烟火来发求救信号倒背如流。他疯狂地成为各野外驴友俱乐部论坛的发言者,并从网上订

购了大量能在深山老林里至少用一个月的各种用品。

那天我去串门,发现阿勇正对着老婆臭美。他脚蹬皮鞋,头戴遮阳帽,身着防水布的外套,下面是有若干口袋的牛仔褲,背上是同样有若干口袋、周围丁丁当当挂满了东西的大背包,它们分别是:装满水的水壶、军刀、手电、毛巾,还有一只小平底锅。把他的大包袱扯下来,发现里面还有碗、一次性杯子、熟食和饮料若干、色拉油、调味品,以及几包速溶咖啡,剩下的就是打火机之类的零碎东西。怎么看他怎么像土匪,我问阿勇是不是要出门。他说目前的装备还不全,这都是为了以后去野外做准备。他说他看上的一顶帐篷在打折,原价三百八,现在只要三百二,他还要买回来。

本以为人到中年该越来越含蓄,但阿勇这个像大肚子蝥蛄一样的男人却越来越能折腾,而且玩心越来越大。赵文雯一直在自我斗争到底要不要孩子,她本打算要个孩子让阿勇成熟,但又怕孩子成了他的玩物或者干脆要照顾两个“孩子”的起居,最终她也进入阿勇的疯狂世界,跟他满世界搜集野外生存用具去了。

### 我的一夜情

天色渐暗,我一个人站在必胜客的门口神色慌张,手里捏着个空矿泉水瓶子不知道往哪扔。老段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二十分钟才到,而且最不像话的是他身边还多了一个姑娘。那女孩笑起来很有特色,她的小虎牙长得比别人都长,像两颗獠牙藏在外面,以至于每次笑完她的上嘴唇都要很费劲地跟下嘴唇会合。

我们三个混迹在一群排队等着叫号的食客当中,说着废话假装彼此问寒问暖。好不容易进去了,老段满脸心事地看着我,可嘴上还一个劲儿地说“再看看想吃点什么”。小獠牙也真实在,把个没几页的“菜单儿”从前翻到后再从后翻到前,每经过一个来回的时候她都要用纤细的食指在那上面戳上几下,那阵势真像她请客。当小獠牙终于挺起酥胸把干净利落的小后背背在沙发里的时候,我和老段都松了口气。

当小獠牙一边用手拽着松散的裙摆一边捧着个玻璃碗向自助沙拉区走去的时候,我一把抓住老段的胳膊竖起大拇指:“哥们你真高,从哪弄这么一个女孩,论面相打灯笼都难找。”他似乎也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讲。原来老段背着老婆在网上假装纯情,把自己说得跟神似的,网名叫冰清玉洁小龙女的姑娘就招呼也没打奔他来了,都到他们家门口才打的电话,老段不敢耽搁就把她揪这来了。随着他语气加重,呼吸急促,我知道最关键的要出口了。最后他说:“你就当救哥哥一把,先让她跟你住几天,我一定想办法尽快把她打发走,行吗?”老段在网上勾三搭四风流倜傥的潇洒劲儿都没了。我跟他老婆是好朋友,也不想他们之间出现什么变故,所以只好舍身取义。

手里的整个一碗果菜泥。

小獠牙暴饮暴食了一晚上,盘子逐渐空了,衬着窗外的隐约灯光,我觉得自己在赴一个吸血鬼的聚会。当小獠牙终于心满意足地把残留的口红都抹在餐巾纸上,我们当晚宴结束了。出了门我才知道这个阴谋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因为老段比猴子还快地跳上一辆出租车,小獠牙却顺理成章地挽着我的胳膊。

到家了,我满心不乐意地拿出备用被褥,她倒是很懂规矩,没坐稳就说:“送你件礼物吧。”我立刻摆出一副推脱的姿势边说“别那么客气”边看她在自己包里翻。最后跟变魔术似的,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抖搂出一团布,啪地甩开。你猜是什么?一条花内裤。我一看都惊了,哪有一见面送这东西的,再说两个女的晚上你一条我一条,还搞得情意绵绵,这么多人呢。我没接,这回轮到她说“别那么客气”,一把就扔到我怀里。

她说这内裤是从香港买的,每条裤腰上都弄了颗红心,据说它能检测情人与你是否情投意合。随着体温升高,那颗心就会发亮,如果你亮了而他的不亮,就说明你们不是一条心。

我还在发愣的时候她已经去洗澡了。推门出来,透过睡衣小獠牙肚脐下面的小红心一闪一闪的仿佛情人的眼睛,看得我心里扑通扑通的。我说:“水够热吧。”她说:“热水舒服。”躺在床上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了,这么另类的“一夜情”来得太突然。天一亮我就给老段打了电话,让他接人,并且在他来的时候把另外那条花色不错的激情测试三角内裤塞进了他的外套口袋。